

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发展*

贾根良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批判实在论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它从经济学学科的性质入手,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进行了批判,讨论了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所应持有的本体论假设,并提出了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目的。本文评述了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发展,并进一步讨论了经济学作为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及其比较方法的重要性。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非主流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之中,深入研究批判实在论对非主流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批判实在论 经济学方法论 实证主义 非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4)02-0031-06

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波普经济学方法论占支配地位有很大不同,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已移向了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修辞学(Rhetoric)和因果整体论(Causal Holism)之间的争论^[1],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批判实在论而展开的。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已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形成了最强有力的挑战,并为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批判

批判实在论和非主流经济学都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集中于具体理论有很大不同,批判实在论是从经济学学科的性质入手的。劳森(Lawson, T.)认为,只有经济学家们放弃演绎主义的方法,认识到本体论推理及其对经济解释所产生的约束的重要性,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所谓演绎主义就是以严格的恒常事件关联为基础的公理-演绎法,换言之,它采取了初始条件加上“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的普遍规律的推理^[2]。非主流经济学已对理性经济人和最大化假定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但费里德曼却对此辩解,理论假定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产生“正确的预测”([3], p. 202)。演绎主义在费里德曼这种影响甚巨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致于坎特激烈地批评到,“从来没有一门学科,像经济学这种假冒的‘科学’一样,胆敢做如此不可信的声音”。([4], p. 34)

否认本体论推理,进行封闭系统建模,这是费里德曼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的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的规律性研究,这源自它们对自然科学中实验活动的不恰当认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代表人物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大部分事件的规律性事实上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规律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JL038)。

[收稿日期]2002年7月18日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学博士。

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律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这是一个对自然律的相当反直觉的结论。巴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事件规律性所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真实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

按照批判实在论,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是非同步或“异相的”(out of phase)。因此,当经验与事件“异相”,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非同步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非“同相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

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他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并不在于创造一种使经验规律发生作用的稀薄状态,而是致力于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别的是否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

恒常的事件关联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这个结论对社会科学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知道,在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恒常事件关联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自然与社会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或事物状态都是以其深层结构为基础的,那么,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在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任何经济规律必然只能表现为某种趋势,除在极稀少的情况下如人类有意识地规定的每年假日的发生外,所谓普遍的和恒常的事件关联在人类社会是不存在的。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开放系统,真实的假定和本体论推理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非常重要,解释而非预测是科学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础。第三,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规律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演绎主义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这种特殊情况普遍化了。因而,它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损害。

二、批判实在论对经济学实践的意义

费里德曼否认本体论推理并不等于他自身不存在本体论假设,正如劳森所指出的,任何知识理论都是以某种本体论为前提的。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实证主义有关人类能够获取知识的基本预设,这实际上就把社会假定成了由经验和事件所构成的,是在经验上由原子化个体事件所构成的一种封闭体系。劳森把实证主义的这种社会经济本体论称为经验本体论。无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不可能去探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层因果机制。与实证主义这种经验本体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了管束事件与经验的结构化的和不及物的维度,结构化是指世界不能化约为经验上的事件,不及物是指世界独立于人们对它的识别而存在并发挥作用。考虑到人类社会的特点,巴斯卡和劳森等阐述了批判实在论有关社会经济本体论的两个最持久和最有意义的基本信念。

第一个基本信念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类主观性以及这两者之间内在相关的理解。批判实在论认为,在

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本体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吸收了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的这种解释学见解,但又避免了他们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并指出,社会结构不只是依赖于人们的观念,而且同样依赖于人们的活动与实践。因为社会结构依赖于人们的能动作用,所以它不能处理为给定的;同时,它也不能被看作是个人的产物,因为个人有目的的行动是以它的预先存在为前提的。在这里,相关的概念必定是再生产和转变(transformation),个人行动者利用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其行动典型的未知条件,通过所有个人在总体上采取的行动,社会结构无目的被再生产或转变。

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本体论的第二个基本信念,是所有的社会结构和体系都依赖于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或以其为前提。因为,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经济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根据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批判实在论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

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经济本体论为经济科学提供了既不同于实证主义,也不同于解释学的科学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主要目的被看作是确认管束社会事件或其状态的社会经济结构,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和理解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的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性控制,而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

三、经济学作为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

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写道,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的是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地(geo-historically)为基础的([2],p.196),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存在着为所有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表现为某种趋势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并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马克思、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和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都坚决反对把社会科学只看作是研究普遍规律,而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

实证主义普遍规律的科学哲学观源自于对自然科学实践的不恰当认识。首先,自然规律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正如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定条件为基础的一样,自然规律如水溶解糖只是在水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两个条件目前只有存在于地球但很明显在金星和月球上并不存在。其次,尽管似乎有如牛顿定律不取决于时空定位这种情况,但一旦我们转向宇宙学,研究宇宙的起源及其发展方式时,上述例子也是有问题的。正如物理学家费曼所说的,重力绝对随时间而变化,它取决于时间开始以来究竟有多长。宇宙本身是动态的和不断演化的,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对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而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特别是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2],p.224)

时空特定性是系统复杂程度高低的函数。虽然复杂性本身并不是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之间的基本区别,但从物理系统到生物系统,再到人类社会系统,确实是一个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因此,社会科学更有资格作为复杂系统科学的代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所产生的复杂系统科学革命,却重要的是由具有哲学修养的物理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等所推动的,在复杂系统科学领域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

阿瑟起初在经济学领域却遭遇了很大的困难。20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就是用动态的、有机的和非线性的宇宙观替代了近代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静态的、机械的和线性的宇宙观。复杂系统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虽有某些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仑和熊彼特等,但由于社会科学的主流自19世纪末以来所形成的对自然科学顶礼膜拜的思维习惯,使他们不仅无法认识到马克思等先驱者思想遗产的潜在价值,也无法认识到这些先驱者的历史局限性。因而,从整体上来说,社会科学家在科学观念的“跨时代”转变之中又再次滞后了。

复杂系统科学认识到世界本身是由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由网络式的反馈环路和非线性的不可逆过程所结构化了的世界。非线性和不可逆的网络式反馈过程产生了无穷无尽多样性和事物的特有形式(即时空特定性),这种多样性和时空特定性伴随着系统的复杂程度而增加。自然历史作为一个演化过程,是一种新奇和多样性不断突现的过程:从物理系统中突现(emergent)出的生物系统,正如迈尔所指出的,使多样性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基础,这种多样性使自然选择成为可能([5], p. 144),从而使进化生物学成为研究多样性的科学;而在生物系统的基础上突现出的人类社会,又在生(动)物意识基础之上增加了“自反思”的文化系统,从而使康芒斯所谓的人工选择成为可能。

复杂层级的增加,意味着每层级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因果机制。它虽以低层级为基础,但科学解释不能采用还原和简化的作法。生物多样性和进化是以地理和时间维度的变异(时空特定性)为特征的,自然选择是以作为生命过程的基因为基础的,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对于这种变异和选择起不到多大作用。相反,人类社会的演化基本上依赖于有目的的活动或人类的能动性,知识或文化在地理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不仅大于而且也快于生物变异,因而人类社会系统要比生物系统具有更大程度的时空特定性和多样性。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只是影响人类社会时空特定性和多样性的重要因素而非根源,与物理和生物系统一样,人类社会的时空特定性和多样性,同样源于复杂系统之中非线性反馈的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比较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

人们或许要问:批判实在论确实提出了与实证主义相当不同的科学观,但如果普遍的、恒常的事件关联在实验状态之外很少能够发生,那么,在社会领域中,受控实验非常有限的机会对于一种成功的经济科学来说,是否就构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进一步说,在不存在实验控制可能性的条件下,如何进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这个问题确实重要,正如劳森所指出的,对于反对演绎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已成为方法论讨论的焦点。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以实验科学为特征的,而且实验是现代科学乃至未来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但是,实验方法并不是自然科学的唯一方法。很明显,近代以来,在进化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天文学等学科中,受控实验的机会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况说明,实验方法非常适合于研究存在性的科学,其特征是对整体进行分解,采用还原方法进行研究,但对于历史性的演化科学或目前正在兴起的复杂系统科学来说,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自近代以来,科学自身的发展已使新的认识方法不断突现,目前我们已有四种相当成熟的科学方法:笛卡尔式、培根式、历史式和比较式。([6], p. 89)维托德·瓦斯尼基指出,到20世纪20年代,比较式认知(以及历史式认知——引者)被放在了与培根式和笛卡尔式同等的立足点上。笔者认为,现在它已成为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系统科学发展的主要方法之一。

正如迈尔所指出的,实验与比较方法的区别,并不像最初看来那样大。在这两种方法中,观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从事实验的人常常并不指出他们的结果应该归功于实验中的观察。汤川秀树进一步指出,基本上是使用归纳法的实验科学是从比较或多或少相似的经验或实验结果开始的。劳森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实验都致力于保持背景条件不变,相反,实验控制经常采用对具有共同或类似历史以及具有共同(如果不是不变)条件的两个(或更多)参与组进行比较这种方式进行的,其目的是把某种特定效应与引起某种结果的因素联系起来。因而,比较方法不仅是研究多样性科学的基础,而且也是实验方法重要的组成部分或其基础。更有甚者,我们下面所谈到的回溯法也是以比较为基础的,因为类比无疑也是比较。因此,正如劳森所指出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科学解释内在都是对比的。在社会科学中,作为研究基础的半规律性总是以对比形式出现,被称作是对比的社会半规律性(contrastive social demi - regs)。换言之,在半规律性标题下所收集的经验事实,通常取决于比较,特别是取决于差异。通过对不同时空区位中可比较活动在结果上的系统性差异进行比较,或对不同时空区位中不同活动所产生的类似结果进行比较,以及对

可比时空区位中不同活动类型差异的比较,我们可以确认深层结构或因果机制的效应,确认一种或几种因素的结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而非别的情况下导致了这种半规律性的产生。因此,对于经济科学来说,“比较研究对理论发展的作用,在一定意义可以类比于自然科学中实验与其理论之间的关系”([7],p.57)。

然而,作为经验方法,正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一样,比较方法也不能导致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8],p.8),但抽象并非只是社会科学的特征,它也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的“常规发展”时期,试验的深入也必定会导致原有理论框架所无法解释的新的经验事实,这就需要提出各种各样的推测。在这些推测中,只有与现实更接近的假说,由于较好地解释了新的经验事实,才能使试验过程继续下去,无疑这里需要的是“抽象力”。在“科学革命”时期,“抽象力”更是无法替代,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所表明的。因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统一的,它们都需要抽象力以穿透事物的表现形式以探求其深层结构。那么,马克思所谓的抽象是什么含义呢?它是皮尔斯的不明探测法(abduction),或汉森的回溯法(retroduction),这是一种通过类比、隐喻从而提出假说的过程。在科学研究中,归纳的目的并非要得出“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它所起的作用只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发出疑问:为什么乌鸦是黑的?这种疑问将成为探讨内在因果机制的发动因素;而演绎只是形式逻辑,其结论已包含在前提条件之中。因此,实证主义有关演绎或归纳何者更好的争论是不相干的,回溯法才是科学创造最基本的方法。它借助于类比与隐喻,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

三、结 语

批判实在论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笔者认为,无论这种自我评价是否成立,但它确实是近 20 多年来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进展,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来说,深入研究批判实在论至少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由。

首先,这有助于打破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我国流行的状态。虽然前几年我国经济学界对方法论问题曾掀起过一阵研究热潮,现在也有迈克洛斯基的《经济学的花言巧语》和《经济学方法论译丛》等译著问世,但目前的研究水平仍基本上局限于西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上,大多数人接受的仍属实证主义阵营的波普经济学方法论。当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已对实证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之时,如果我们对之不做深入研究,无疑这将导致我国在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上与国际前沿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这将有助于保持国内学术研究多元化的格局,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推动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学教育日益西方主流化,许多人在谈到现代经济学时把已有很大发展的非主流经济学排除在外,这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我国的流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走进了死胡同;笔者认为,非主流经济学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前沿问题。实证主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深入研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批判实在论,将为我们更多地引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提供更大的空间。

再次,它为非主流经济学的综合和迅速发展提供了统一的科学哲学基础。正如费利特沃德^[9]指出的,与近 20 年发展起来的其他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并使之更加明确和一致,这有助于推动这些学派之间的交流和综合,形成替代主流经济学的新范式。

最后,它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化和深入发展提供了借鉴。实际上,马克思是批判实在论的先驱,正如坎特在谈到批判实在论时所指出的,“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确认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巨大革命:马克思绝对是第一位实在论科学哲学家,他是具备了全部原创性的一位先驱”。([4],p.41)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可以与实证主义分庭抗礼的系统化的科学哲学,在目前的国内外大学科学哲学教科书中很难发现马克思占有一席之地就是明证。相反,批判实在论已是相当成熟的科学哲

(下转第 3 页)

在研究中还是在写作时,不光要用脑,而且要用“心”,要把情和美贯穿其中。要知道,脱离情的知是病态的知,匮乏美的真是变态的真;没情的论说是干巴巴的概念的木乃伊,无美的文字是死沉沉的符号的枯树枝。作为学人,我们当然不会像有些文人那样用身体写作的(在文人圈子这样做也往往被诟病),但是我们一定要用“心”。只有用“心”写出的文字和文章,才会入情入理、亦真亦美,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击节称赏。

《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了 150 期,它无疑已经成熟了,确实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然而,这一切并不会使我们怡然自得,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我们深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古训,也明白“善始者实繁,善终者盖寡”的缘由。我们仍然会恪守本刊的优良传统,不以时俗之好而为之,不以时俗之不好而不为之。我们依然坚信,部奖国奖不如读者的夸奖,银杯金杯不敌读者的口碑。我们将把第 150 期视为前进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向拓宽自然辩证法的新视野和提升自然辩证法的新境界之目标奋力挺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上接第 35 页)

学,它涵盖了诸如本体论、认识论、推理方式、因果性质和理论评价等范围广泛的主题,这无疑将刺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化。目前,西方学者已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实在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批判实在论可以加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需要批判实在论的帮助;两者之间有许多东西值得相互学习^[10]。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批判实在论。

【参 考 文 献】

- [1] Fleetwood, S., “Boyland and O’Gorman’s Causal Holism: A Critical Realist Evalu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26, PP. 27 – 45.
- [2] Lawson, T., *Economics and Reality*, Routledge, 1997.
- [3] 费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载《费里德曼文萃》,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
- [4] Kanth, R. K., *Against Economics: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Avebury Publishers, 1997.
- [5] 厄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 [6] 维托德·瓦斯尼基:《知识、创新和经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 [7] 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
- [8]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 [9] Fleetwood, S. (ed) *Critical Realism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Debate*, Routledge, 1999.
- [10] Brown, A., et al. (eds) *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 Routledge, 2001.

〔责任编辑 胡新和〕

Abstract

Concerns and Struggle of the Cultur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Unscrambling Qichao Liang's Scientific Views(p.14)

JIA Xiao - hui

What will the scientific technology bring to the human beings? Qichao Liang is not a conservatist to oppo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ot an optimist of the technology utopianism either. He incisively realized that the fact that the scientific culture was increasingly separated with humanistic culture has resulted in the personality disfigurement and that scientific culture would become more and more dominant in the human society. In the face of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resulting from the cultur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he argued against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culture to all the walks of the society, and attempted to us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culture to make up the vacancy of the western scientific culture, thus to reach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istic spirits.

The Contemporary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Science(p.19)

WANG Meng

The dialogue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is a notable phenomenon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realm. The dialogue that focuses on the Buddhist theory of emptiness and quantum theory of modern physics offers us a good example to realize this phenomenon. The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science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cultural identity and a prob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between Buddhist ideas and modern science, though there is a huge temporal and spatial span between them. The dialogue shows the particular value of Buddhism belief; and it also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armonization in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cultures.

Rhetoric of Science and "the Interpretive Turn"(p.25)

LI Xiao - bo, GUO Gui - chu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and "the interpretive turn" is: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urn of hermeneutics provided rhetoric with theory region of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as metadiscourse, situated discourse, topical discourse, not only had the hermeneutical character, but also was the correction for the problem, circle, practice of hermeneutics.

Critical Realism: A New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Methodology(p.31)

JIA Gen - liang

Critical realism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doctrine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it criticized positivism, discussed economics' ontology, and argued the goal of economics which as a science. This thesis made further discussion in economics as a science geo - historically,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economics. Critical realism has its tradition in economics. It rooted in the long - term development of non - mainstream economics. It has more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ment of non - mainstream economics, for Marxism'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specially.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p.36)

WANG Wei

Science is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paradigm of human rationality. But with the rise of Kuhn's historicism, the point greets many challenges. The paper criticizes the points of Logical Positivists, Popper, Newton - Smith, and Laudan. The author tries to find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Popper's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then analyze rationality as criticism. Science is rational because scientific communities hold a critical attitude to their aims, methods, and theories. The furthe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f the concept of critique may bring to light the very nature of rationality.

On the Solutions of Self - Deception(p.43)

ZHAO Yi

Solution on self - deception involv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rationality of inconsistent believes. Both logicians and psychologists are interest in the mechanism of self - deception. In this paper, first, I will discuss what is self - deception and what is the paradox of self - deception. Secondly, I will talk about several study approaches and methods on self - deception. Third, I will introduce and evaluate several solutions to self - deception, including skepticism solution, split-tism solution, changing definition solution, paraconsistent logic solution and belief processing solution.